

情性、功力之间

——马世晓草书艺术

□沈 鹏

在一次讲习会上,有人问:“参观书法展览,怎样的作品最引起你的注意?”

我当即回答:有个性又有启发性的作品,最有吸引力。

说实在的,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很多。马世晓的草书,早已在我的观赏经验中占有位置。我们20年前相识,便有了共同语言,他在此前后的作品,已经奠定了后来的面貌,具备了向狂草飞跃的形势。

音乐和书法,前者诉诸听觉,后者诉诸视觉。就感官接受来说,具有纯粹的审美性质。所以前人颇多将音乐与书法并提。丰子恺曾说,“书法与音乐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”。梁启超则认为,“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,这就是最高的美术,那么各种美术,以写字为最高”。

今年72岁的马世晓,当其青年时代,在音乐与书法之间,是哪一门艺术让他更早地显露天赋?这个问题可能难以回答,但也许不很重要。重要的是他较早开发了艺术的敏感力,热爱音乐也热爱书法,曾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未能如愿,而从二胡、琵琶、钢琴等多种乐器获得的美感经验渗透到深层意识,却对他后来在书法上的创作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在这一点上,我与世晓有类似体验。我在少年时代也爱好音乐,虽然没有像他那样想进入专业。以我的体会,无论学得多少、水平高低,倘若抱着真诚的、专心致志的精神去做,“潜通”的素质是可以培养的,当然不否定各人天赋有别。

音乐在时间里流动,书法在空间中展开;时间流动里有空间,空间展开中有时间。马世晓怎样把乐感运用

到草书中?我想最重要的是情感的相通。而由音符的组合“转换”到线条的构成,既有共通性又要掌握艺术的特殊性。

节奏感是运动着的生命特别是高级有机体的重要特征。有节奏感,必然有虚实。而虚与实作为一对美学范畴,比之自然状态里的虚实又有了进一步的意义。传统艺术中的“虚”十分重要。戏剧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等都以“虚”为高境界。虚实相生,“实”是基础,有了“虚”,便生发出意境,产生象外之旨、言外之意。“虚”也是在高速运动中发现的一个特征。摄影家以常用的时速拍摄静物与动态的物象,后者会出现虚的身影。但传统艺术中的“虚”更属于一种长期形成的审美境界,积淀为民族审美心理素质的重要元素。

在节奏的运行中能“虚”、“善”、“虚”,是马世晓草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长处。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,要散怀抱,能“收”更能“放”;能“静”更能“动”。马世晓草书中的“虚”,是在大运动量的挥洒中实现的。他那忽上忽下,欲上先下;忽左忽右,欲左先右;亦收亦放,欲收先放的线条运行,使人联想到韩愈论张旭的所谓“变动犹鬼神”。“鬼神”无定形,无常态,不可捉摸。从张旭的《千字文》可以窥识。“鬼神”,我意会还内涵着神秘感。宇宙中充满着未为人知的事物。神秘感引人遐思,它不是反理性的,倒是超越理性,以此扩充我们对狂草的认识,我想会有积极的意味。

“真以点画为形质,使转为情性;草以点画为情性,使转为形质。”孙过庭的经典论述,把真草二体的点画、

使转与形质、情性来了一个颠倒。前一句说“真”,静态,由“使转”获得动感,神韵。后一句说“草”,动态,而动感、神韵却从“点画”生发。需要说明,真草二体的动静以及使转、形质的关系是相对的。真书的点画中有一波三折,岂不有动感?草书的使转有间歇、停顿,岂不有静态?而“使转为形质”一语的真谛,在于说明草书特别是狂草,自始至终连绵不断的运行,以至在真书中为“形”的主要特征的“点画”,到草书让给了“使转”,“使转”成了草书形质的主要特征。而“点画”因其在草书中常表现为短促、急速,或有时大幅度的拖长,上升为“情性”。与真书相比,草书中的点画既由静态进入动态,还要体现创作者个性与艺术的神韵,因而具有更大的难度。

我以为,单是对孙过庭上述两句话的分析,也可以识得草书在美学上具有更高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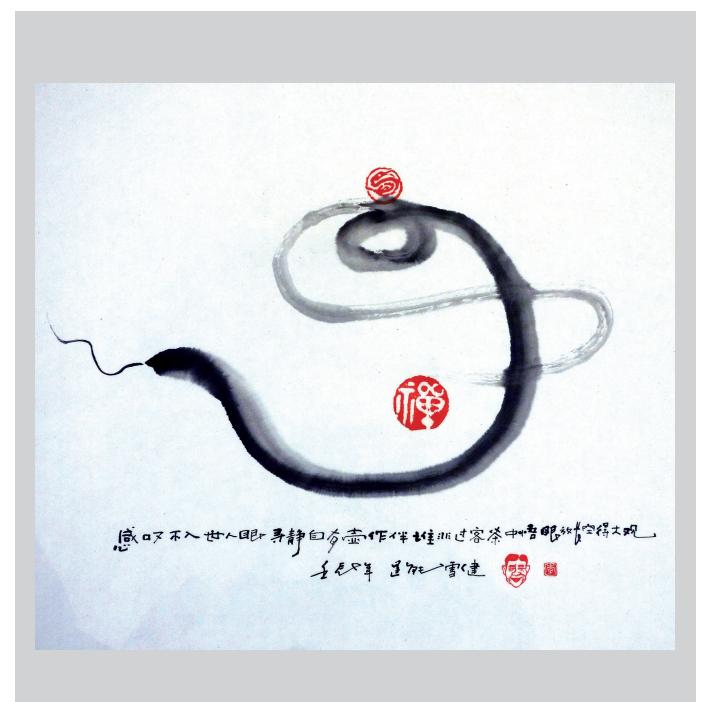
马世晓的草书敢“狂”,能“狂”,有个性,要克服许多思想障碍,单是这一点就不容易。他是性情中人。他自称“性情大于功力”,意在自励在功力方面继续上进。以我的理解,“功力”与“性情”,是相互转化的一对矛盾。从草书形哀乐、达情性的特质来说,“大于功力”应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,“性情”比“功力”,前者处于主导地位。所以马世晓所说,恰好是他在实践中得来的对草书的认识。这么说,决非贬低功力的重要性。冯班的《钝吟书要》说:“虽狂如旭素,咸臻神妙。古人醉时作狂草,细看无一失笔,平日功夫细也。”我们完全可以说,正因为狂草把神韵的重要性上升到最高,所以功力也要有相应的极深厚的基础。

至此,我们会立即想到对于真书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的警告,几乎无可非议也无可辩驳。但是我想提醒一点:既然草书有其本身特点,那么说到功力的时候怎能忘记草书功力的特殊性?事实是,从线条运行到章法、结体,并非学好了真、行书体便能“水到渠成”地写好草书。

常言:唐人尚法。这个“法”字,不仅指真书,或以为真书便足以涵盖“法”。唐代张旭、怀素,上承张芝、王羲之,为草书特别是狂草奠定了法则,为后人开辟了广阔道路。

雪健画蛇

□李培禹



每逢春节来临,我都会收到李雪健或邮寄或快递给我的新年贺礼。有一年他在外地,仍没有忘记给朋友们寄送他亲自设计的礼品。岁月更迭,时势变迁,而雪健对朋友们的一片心意却从未间断过。细想,这一“传统”竟已走过了20多个年头!癸巳蛇年,雪健的礼品在我的期待中如约而至。急忙打开一看,果然,他又一次给朋友们带来惊喜:在精美的包装盒里,是两块云南普洱茶的茶饼,而茶饼的包装用的是宣纸,雪健在宣纸上画的是一条舞动着的银蛇,栩栩如生,招人喜爱。

今年相聚的日子约在正月十五元宵节,我和好友张风一起去雪健家,既互致新春的问候,同时也“低调”地庆祝他59周岁生日。

车刚刚进院子,雪健已在明亮的落地窗前向我们招手了。来到客厅,家人已把茶水沏好了。我们把一大捧鲜花递给他,说:“低调而热烈地祝雪健生日快乐!”雪健指着鲜花说:“这还叫低调啊?”大家都笑了。

风哥那双摄影家的眼睛,一下注意到书案旁的几幅画,那是“老书画家”李雪健的新作《蛇年画蛇》。十二生肖中,蛇恐怕是最难画的了。而雪健画蛇,独出心裁,在他的笔下,一条长蛇舞动成了茶壶状,蛇头吐着须子,好像壶嘴喷出的热气渺渺;细细的蛇尾一甩,盘成了茶把的手;中间的上方则盖着一枚红色的闲章,正好当做了茶壶的盖子。画面下方有一首诗,是雪健写的一——

感叹不入世人眼,寻静自有壶做伴。

谁非过客茶中悟,眼放长空得大观。

他解释说:“蛇历来不招人待见,不入世人眼,那么多不好的词都让蛇背负着,什么毒蛇,美女蛇,蛇蝎之心呀,等等。我想今年是蛇年,大家对蛇要笔下留情喽,哈哈哈……”我看到另一幅画的是三个象形文字的美女蛇在“全球大PK”,下方的文字是:“为什么把美女与咱们划等号?抢答开始——手机、座机、上网,号码是:钱钱钱钱钱钱,钱!”而且,每个“钱”字上还用红笔勾上了圆圈,让人忍俊不禁。

雪健学书习画,完全是忙里偷闲。过去的那个龙年,是他的又一个丰收年:人们记住了大银幕上又一个感人至深的好书记杨善洲,欣赏到了他在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和电视剧《孤军英雄》《誓言今生》等片中的精彩表演。由他主演今年将陆续播出的电视剧还有《有你才幸福》《平安是福》以及根据刘震云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改编的《人活一句话》(暂名)等三部大戏。

惬意的闲聊中,又有好友登门了。

天色渐暗,饭点儿临近,窗外已有鞭炮声陆陆续续响起来了。家人在招呼大家:“吃饭了!”

我忽然想起,春节前,我的同事、文艺评论家解玺璋给雪健写了一首诗,并请书法家书写成条幅托我带给雪健,就让我以玺璋的这首《由雪健赠普洱茶想到的》作为这篇短文的结语吧——

但取春江水煮茶,山中故旧两三家。

疏离半染枝还绿,陋室微香气自华。

身闲自在夕阳里,客寄匆忙市上花。

烂漫诗情说不尽,长吟短啸月初斜。

梅国云的笔外意象

书法艺术传承至今,早已发展成有独特审美的艺术形式。可一旦成为一种带着条条框框的形式,自然便有无数人试图去突破。梅国云却发现了书法在纯粹的线条变化之外,还有着更多的与他人沟通、互动的可能性。梅国云调动自己所有的信息资源和思想经验,把多年来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、对佛学经典的研读领悟、对世事人心的洞察反省都引入书法,他把这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注入文字内部的过程称之为“笔外意象”。

梅国云笔外意象的书写,绝非挥毫即成的短瞬速成,而是注入了他对文字本身的漫长思考。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,即使是简化字,也隐隐可见文字所隐藏的“被命名者”的原始形象。梅国云生动的笔墨运用,赋予文字形象的过程,在某种意义上和古人文有相通之处,却又有完全不同的表达背景。首先,梅国云在给文字注入笔外意象的时候,总是与时事、情绪息息相关,借由笔墨所传达出来的,是一个作家的忧患感和悲悯心。其次,文字变成梅国云所满意的笔外意象,便立即有了一个新的形象,这个形象可以被无限解读,这种解读是在“线条之美”之外的,是呈现思想力度的。

比如在“回家”中,他把这个两个字化为了一辆摩托车的形象,不能不让人想起每年春运时,那千千万万冒雪骑车数千公里归家的农民工,中国式的复杂情感在奔波中彰显得淋漓尽致。在“读书”这幅字中,书所呈现的阶梯形象也足以引人遐想,到底是不是走向世俗成功的阶梯还是思想追求的步

骤,任君选择。

在梅国云“笔外意象”的书法表达中,“禅意”成了他最着力的一个主题。“般若”的圆满如太极,禅意毕现。“佛”的纠缠难解和四通八达同在,那种曲径通幽的美,张力十足。“荷”所呈现的莲花和人脸,又何尝不让人心醉?“空”所化成的双手合十坐莲花台的形象,更蕴含着对佛禅的深刻领悟。“悟”字里,“心”强大且飘升,和“吾”拉开了距离,心与我的若即若离,可让人品读出“悟”字那万般难以言尽的含义。

这种饱含着思想内涵的笔墨,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书法,这种饱含着无限人文关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,已经深深打上了独特的印记。这种印记,最贴切的称呼,便是梅国云所自称的“笔外意象”。笔外意象,不仅仅是“笔外之意象”,还有着“笔外之意”和“笔外之象”这两个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,到底是执著于“象”,还是倾向于“意”,或者说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,其中滋味,只有用作品本身来呈现,解读语言总显得无力——艺术品和复制品的本质区别,也在此。

梅国云经过“笔外意象”的思考和践行后,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表现的笔触,找到了自己的字体,这种字体被网友称之为“莲花体”。对于一个有性情却又随缘的书写者,缘分一到,梅国云随着缘分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笔墨性情,如此地让人惊奇,他那些奇思妙想到底是怎么来的?从笔外走到笔内,既近在咫尺又遥如天涯,有的人永难企及,有的人却轻易跨越。

